



从《老街剃家》看平民人物的形象塑造

文 / 曾尔婷

《老街剃家》的作者刘建超历来以构思缜密的小小说立足于文坛，他小说里的主人公多为“市井人物”，并没有光辉亮丽的形象，也没有豪奢的家世，平凡普通却散发着人性的光辉。透过刘建超笔下鲜活的人物形象，读者不难领会到作者对理想人格的追求，及对当下个别精神缺失的思考。小说《老街剃家》就是这样一篇典型作品。平民在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泛指普通人（区别于贵族和特权阶层）。”本文所说的平民人物就是社会底层平凡的劳动人民，所说的平民人物形象塑造是指作家刘建超所刻画的以《老街剃家》老陆形象为代表的平民人物。《老街剃家》是一篇微型小说，作为文学批评，本文会在微型小说的文体构架下讨论这一问题。同时为了让结论更具普遍性和说服力，也会对刘建超老街系列的其他作品进行参考。

一、《老街剃家》式平民人物的闪光点

人物形象向来是小说的要素之一，塑造人物形象，写活人物性格是小说的重要任务。长中短篇小说因篇幅广度可以容纳更多情节和人物，所以能够通过多情节和小人物衬托塑造复杂、矛盾的人物形象，构建复杂任务性格系统，多层次多方面勾勒使得人物立体。而微型小说虽然篇幅有限，但不意味着在人物刻画的质量就有所降低。“情节单一、篇幅短

小的文体限制逼发出它以巧制简、微中求妙的写人艺术，强调撷取瞬间的生活片段熔铸成高度凝练的形象画面，往往着力于刻画性格的某一侧面，甚至是侧面的某一点，人物的性格是单纯的，故而性格的典型化主要表现在抓住性格的核心素质作机智的艺术处理，充分渲染主导性格，构成人物性格的亮点。”此应可谓见微知著是也。以小见大，抓典型，使得每一个情节都在人物性格塑造上发挥作用，这样才能使得小篇幅展现更广的内容。《现代人的小说世界：微型小说写作艺术论》一书同样归纳了微型小说在人物塑造上的特点：微型小说的人物描写有一个单纯性原则，即对小说人物的性格元素做单线条描画。但单线条刻画不等于没有色彩，而是在此基础上追求一种特征性和立体化的丰满，可以采用并列式、斜升式、对比式等细节描画性格元素。

刘建超在微型小说《老街剃家》塑造的主要人物老陆总体上就是相对单纯的、甚至单一的正面人物，作者并没有像中长篇小说那样赋予他矛盾的、复杂的人性。正如小说的描写那样，论故事，老陆没有传奇和波澜曲折；论身世，他从小流浪，在那个时代背景下并没有太多的戏剧性。刘建超在老陆身上着力刻画的核心素质就是题目所点明的“剃家”身份（“手艺好，还德行高”），更具体地说是“德行高”这

一方面最为突出。这属于一种并列式的写法，将“德行高”的性格元素放置在各个生活境遇里进行渲染和描绘，实现性格元素的单纯集中和突出强调。下文会再细致分析其人物刻画手法。

那老陆究竟是怎样一个形象呢？被人们称作“剃家”的老陆手艺好，具有我们当下常说的“工匠精神”，择一行、终一生，从事理发事业三十余年，手艺娴熟，左右手都能用剃刀，甚至可以蒙眼理发；德行高，每次理发都一丝不苟，收费不高，客户过意不去多给他的钱会认认真真记在心里。在这些片段中用墨最多的就是两件事，其一，他有着自己的原则和坚守，时代发展的大潮流里，美发厅、发型设计中心、美发会所等应运而生，他连招牌都没换，依旧守着颇有些落后的剃刀，坚持自己的手艺，或者有人说他迂腐，但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坚守呢？其二，老陆对逝去的生命充满敬重，为因火失去生命的人整理遗容，并动容地泪流满面。虽然老陆并没有高风亮节地毫不犹豫，直接奔向现场，因为他清楚地知道在这样一条人们对死亡满是忌讳的老街，接下这样的任务意味着什么，这项任务会和他的事业画上句号。“老陆闷头吧嗒吧嗒地抽烟，烟雾弥漫着老陆没有表情的脸”，可是在这一支烟的时间里，老陆就做出了决定，去送火中人们最后一程。老陆在小说中就是这样一位具有真善美特质的平民人物。

再看刘建超以洛阳老街为背景的一系列小小说不难发现，作者笔下的主人公大多是平民化的小人物，譬如《老街汉子》中热爱生活、淳朴又有自己的骄傲的退伍老兵牛五，《老街名嘴》中墩子虽名声大但三观正确、明辨是非，坚决不做违背良心之事；《老街担家》中做着担尿管生的老干技术精湛、乐于助人，乃至最后为救落水孩童而死。他们都不是报纸报道的“传奇”，也非时代潮流中涌现的楷模和典型，他们都是平凡的劳动人民中的一员，却颇具人格魅力，都可以说有着平民英雄的特质。

应该特别指出的是，“不能认为有缺点的英雄形象才是真实的，如果对每个先进人物、英雄人物身上都愿意去写上一二点缺点和落后的东西，这反而会影响到人物形象的塑造。”最重要的是，塑造人物需要“从生活出发，从人物的真实生命出发。”刘建超在刻画平民人物形象时就很好做到这一点，凸显平民人物的闪光点，但又不刻意追求矛盾冲突而多加旁枝末节，因此不会让读者感到虚假地偏颇正面，反而更觉得人物具有烟火气。

二、《老街剃家》中的平民形象塑造

“微型小说也讲究运用一个高质量的写人细节作为核心

情节，来生动地刻画人物某方面的性格特征。因此，微型小说人物性格表现为单一性。同时，为了给读者留下鲜明深刻的印象，作者在塑造单一性的人物时就格外突出人物鲜明的个性，追求单纯中见丰满。”那么如何在刻画、塑造平民人物形象时达到这样的审美效果呢？

小说人物形象塑造历来有几种典型方式，《老街剃家》中比较突出的是通过情节的突变和人物的行为选择去呈现人物内在形象。从篇幅和小说发展来看，西街商场失火，请老陆为逝者修整遗容是小说的重头戏。如果没有这一突变，人物命运将截然不同，如果老陆没有选择接受为西街逝者修整面容这项工作，或许老陆就会在理发这个行业继续干下去，直到再也没有人光顾，直到老去再也做不了，就这样湮没在时代的潮流中。可是没有西大街这一变故的话，老陆的形象仅仅是一个手艺精湛的、厚道的理发师，读者们无法领略到老陆身上的悲悯情怀、对生命的尊重，老陆的平民人物形象魅力亦会有所缺失。更深一层来说，缺少这一情节安排，老街的描写也是不完整的，因为老街不仅是经济发展的老街，还是思想仍待进步的老街，修整面容这一突变情节即巧妙地表现了老街的精神层次。并且，读者在文学接受过程中对老陆结局的惋惜或者思考也会强化人物形象，引发现实联想。所以刘建超对这一情节的安排不可谓不精妙。

其次是通过平民人物的细节描写去塑造，“高质量的细节从外表形态来看，应具有充分体现了直观、形象的动作性。”“即从人的行动来说，是一些有着直观动态特征的性格动作，从人的语言来说，它也是一些充满了心口误差和凝聚着丰富潜台词的人物性格语言。”再从老陆接下为逝者修面整容这一情节来看，“老陆闷头吧嗒吧嗒地抽烟，烟雾弥漫着老陆没有表情的脸。”在西街生活多年，老陆清楚知道接下这份工作意味着所谓晦气，他清楚知道可能的后果，一句描写，“抽烟”“没有表情”就“四两拨千斤”地表现了他的犹豫和思虑。

但就在抽烟的功夫他就做出了决定，收拾好工具，说：“走吧，做活。”一句话，四个字，但极其符合此时此刻的人物心境，又毫不脱离老陆憨厚、话少的性格。后文说“老陆走的背影悲壮”，大概那是因为这句“走吧，做活。”的潜台词就是：再做最后一次工作吧。再后来，“老陆每次路过发廊，总是禁不住停下脚步，伸长脖子往店里瞅瞅，看着年轻孩子们在店里忙活，他的手就不由自主地活动着，仿佛手中还拿着理发推子”，这一系列典型动作无不体现他对理发行业的热爱，由此反推前文决定之难。刘建超精确捕捉动作和语言细节，用短短的篇幅就刻画了一个犹豫过后坚定自我选择的手艺人，

也刻画了一个热爱自己行当的手艺人。

再而是通过他者角度刻画人物。“从侧面、虚处入手去开辟艺术空间，最大限度地调动读者的想象力，让读者从侧面联想到正面的特征。”不直写故事，但给读者留下无限联想的悬念。比如《老街剃家》中的结尾，大家都不知道老陆去了哪里，却传“后来有人说，在新疆某个牧场见到过老陆，老陆正兴高采烈地剪羊毛呢。”这恰巧说明老陆爱理发的“剃家”形象深入人心，在大家的印象里“剪”与其无法脱离，就算不是为人剪头发，为羊剪羊毛，老陆也会兴高采烈。这又在老陆不再理发后，留给读者一个美好的幻想，些许弥补读者的遗憾，达成开放式结局。

三、平民人物形象的文本意义和时代意义

第八届“茅台杯”《小说选刊》年度大奖颁奖会上评委会对《老街剃家》的颁奖词是：“老街剃家并无激烈的戏剧冲突，也没有明显的‘包袱’，而是平静淡然地讲述了一个手艺人执着，专注，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老陆温暖和善，在经营多年的理发铺的前途和做人的良心之间，他做出了令人敬佩的选择。小说犹如一盏明灯，照亮了粗粝尘世中一个软弱的灵魂，意味深长。”由此，这个形象又有怎样的文本意义和文学价值呢？或者说老陆何以成为主角？

在文本中，纵观小说不难发现背景老街是经过时代的变迁的，在老陆开理发铺的“几十年”时间里，“买卖更新换代”，理发这个行业也都换了门面，新式理发店铺出现，老陆不换招牌，不招小姑娘，仅仅守着理发推子和剃刀的那一方天地，其实是在渐渐落后于时代的，年轻的孩子都不去老陆的理发铺了，踏足的都是些上了年纪的老人。然而，经济的发展并不意味着思想的飞跃进步，社会意识具有相对独立性，可能先于或落后于经济发展。西街火灾事故后，为过世人修整面容的老陆的店没有被世人所接纳，哪怕故事流传，世人心下尊敬，对死亡的避讳也让老陆的店无法再在老街立足。最后，“老街再无剃家”。再也没有像老陆这样手艺精湛、德行高的手艺人存在。在文本世界里，刘建超作为叙述者暗暗地向我们提出了两个问题：为什么老陆的店开不下去了，为什么后来老街再无剃家？显而易见，在构筑的文学世界里，新式理发店铺出现，时代和潮流挤压老店。美发中心和会所这些应潮流而生的店面极大冲击专注技艺的老店，专注踏实的老店，手艺娴熟的手艺人在市场的大潮的冲击中渐渐无力可支。而思想偏见让老陆的店不被老街人所接纳，意识的落后加剧这一局面，加速专注踏实老店，手艺娴熟手艺人的灭亡。再后来，在商业化大潮下，人们更关注商业利益，缺少对技艺的打磨和对品格德行的修炼，以至于后来再没有出现老陆之

外的“剃家”。

小小说是一种平民艺术，刘建超曾为成为平民艺术的践行者而感到荣幸。“作家在对事件、人物进行描写时，不可避免的寄托自身的感情、思想乃至伦理评价。这里面内蕴着一种伦理道德观念，而这也往往成为读者接受文学作品的基础层面。”虽然刘建超在小说中没有直接的情感表达，只是平淡地以第三者讲述故事。但是通过老街人态度的刻画，如老街以最高赞誉称老陆为剃家，老街人流传老陆的故事，敬佩他等细节，不难看到作者刘建超对老陆的推崇。且在作者笔触中，读者可以感受到其对社会中“剃家”的日益消亡感到惋惜与无奈。

文学创作需要一个文学发生的过程，无论作家有意无意，现实都会为文学创作提供信息储备。在现实里，老街是刘建超常年生活的地方，因而文本世界不可否认地会有现实世界的影子。以小见大，放大来看，老街就像当下的社会，或者说是一种社会的写照，经济飞速发展，但思想的障壁依然存在，人心逐渐浮躁。而老陆就是其中坚守“工匠精神”和道义的一类群体。是刘建超想要赞誉的人群，这个群体身上有着作者所向往、追求的道德品质，也正是社会所缺失的，作者不在老陆身上加上负面的旁枝末节，是想我们可以从人物的真实生命出发，从文本意义向外探索时代意义，得到反思。

四、结语

《老街剃家》是一篇出色的微型小说，在篇幅的限制之内塑造了老陆这一丰满、正面的平民人物形象，他手艺好、德行高，对生命充满敬畏，在时代中有所坚守。在刻画平凡劳动人民的光辉的笔触中，作者刘建超透露了对这一人物群体的赞誉，同时也表达了新时代老街再无“剃家”的惋惜，体现作者对现实社会的思考，具有丰富的文学价值。

【参考文献】

- [1] 张春. 论微型小说的人物美[J]. 学海, 2000:1-2.
- [2] 刘海涛. 现代人的小说世界: 微型小说写作艺术论[D].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4.
- [3] 李保均. 小说写作研究[M].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4:190.
- [4] 李薇. 微型小说人物塑造的表现形式[J]. 语文学刊, 2013:1.
- [5] 刘海涛. 微型小说的理论与技巧集[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0(8): 158-162.

【作者简介】

曾尔婷(2002—), 女, 汉族, 广东茂名, 华南师范大学本科在读, 主要研究方向: 中国文学。